



孔子的治国理念简析

欧阳楨人

摘要:孔子“为政以德”涵化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并在《论语》中的很多地方大量讲到艺术审美,将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诉诸艺术世界,即思无邪。孔子提倡的治国理念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两者之间有一种张力,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也正因为有了后者,前者就有了可能。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治国理念依托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在尊重人的前提下,使人性彻底得到解放,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是合乎人本质的有效管理方法。孔子的治国理念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一直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与灵魂之中,对当代的政治思想建设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为政以德;思无邪;举直错诸枉;和而不同;人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2)04-0024-07

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关注治国理政而凸显其思想特色,儒家思想经典代表性著作《论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简析。

一、为政以德

孔子的治国理念其实是要建构贤人政治与精英政治,即“垂裳而天下治,笃恭而天下平”。先秦儒家的这种政治理想,其实深刻涵化了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并不像后世表现出来的那么独立、对立,它们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儒家思想中“垂裳而天下治,笃恭而天下平”,具有老子思想的背景与影响,或者说是孔子涵化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和管理艺术。《论语·为政》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5346},为政者如果是有德行的人,大家就会

环绕、拱卫着他。《论语·颜渊》中,当季康子问孔子怎么治理国家时,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5439}“孰敢不正”既包含了国家各层级的官僚,也包含了各层面的社会成员,这是一种为政以德的思想模式。

《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僨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1]3639}这是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展开,说得最为直接和具体,这里特别说到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但是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尧、舜之民是仁义之民,桀、纣之民当然就是残暴之民了,其原因是“率天下以仁”与“率天下以暴”的不同。“机”即国家管理的关键所在。在先秦儒家看来:“一言僨事,一人

收稿日期: 2022-05-28

作者简介: 欧阳楨人,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武汉 430072),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儒家思想、新近出土简帛文献等研究。

定国。”对于国君而言,自己的道德修养确实太重要了。《大学》还专门讲,君子求诸己而后求诸人,自己若做到了,然后再去要求别人。自己都没有做到,怎么能去要求别人呢?《大学》讲道:“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恕”讲的是一种恕道,恕道不仅是说表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包容不同,包容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的。其所谓“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主张充分认识到别人的不同,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不能和自己不一样就全盘否定。为政者一定要有胸怀,厚德载物、海纳百川,只有这样才能够喻诸人。《大学》中“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极为深刻,如果我们没有宽容别人,没有悲悯之心,别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即便在现代社会,这一政治理念依然非常深刻。无论是做人,还是制度建设,都必须建立在对人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无法晓喻人与教化人。

在《论语》中孔子提倡“为政以德”,并不仅是为政者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其关注点放在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层面。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目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等问题,《论语》都进行了回答。《论语·为政》有这样的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346}这段文字中很精妙,诠释起来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如果仅用政治制度或者刑法治理国家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免而无耻”。虽然老百姓没有受到刑罚的制裁,但内心一直想钻法律的空子,这会导致畸形人格,内外不一致,会沦为无耻。在孔子看来,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拯救每个人的心灵,让老百姓活得空明澄澈,活得有尊严,合内外之道,成人成己,这是社会诚信、人生幸福的前提。

于是,孔子提出了新的道路,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346}。“道之以德”中的“德”可以理解为“明明德”。《大戴礼记》里面讲,礼有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所以,按照学者郭齐勇的观点,这种礼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①。礼是

一种与生俱来并与我们生死相伴的精神家园。“有耻且格”中的“耻”指“行己有耻”,是指自己有反省的精神,具有自我反省与忏悔的能力,因为我们有七情六欲、血气心知。每个人都会犯一些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错误,这很正常,关键是犯了错误以后要能改正错误,才叫作有耻。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是一种反省的文化,是一种追求圣洁的文化,其主张扪心自问“反求诸己”。只有建立在反省基础之上进行忏悔的人生,才是更有价值的人生。无论是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都主张这样的思想。

“有耻且格”中的“格”至少有两种意思。从训诂学角度讲,郑玄、朱熹都把这个“格”字解释为“来”,杨伯峻也把这个“格”字解释为“来”^②。董平曾经专门做文献整理,将“格”解释为人的独立意志与独立精神,将“格”字解释为人的独立性,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他还认为,这是建立在道德基础即明明德基础之上,对自我言行与礼仪的约束^③。人不断追求圣洁之境,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完善自己,自然就是顶天立地的,这其实是孔曾思孟思想的根本。在先秦时期的各种经典当中,可以找到大量材料支撑。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政治体制,提倡的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1]3635}。“絜矩之道”就是讲德、恕,讲彼此之间的尊重。也就是说,不能利用自己占据的社会资源巧取豪夺,而是要“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3635}。所谓“德”从政治操作体系上来讲,就是絜矩之道。其实《大学》后半部分中的很多内容,大多以絜矩之道作为论证基础或前提。“德”指人与人之间彼此礼让和尊重,不仅是财富层面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彼此尊重。这样的思想其实“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是所谓为政以德的基础。

“为政以德”是否仅是“垂裳而天下治,笃恭而天下平”,只限于政治的平稳过渡?其实不然,孔子有自己的深意。《大学》曰:“是故君子先

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1]3635}这段话表面上看只是论述德与财之间的关系,但反复读后就会发现,这里首先讲到“先慎乎德”,有土、有财、有用,首先要有德。因为有了德以后就有人,进而就会有土,而后有财,然后有用。但是接下来讲,“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1]3635}。“外本内末”,如果把道德修养放到外面,而把财富获得视为内在的需求,就会和老百姓争财产,导致掠夺与反掠夺。这样不仅造成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会变得视财如命,上下交争利,人心不稳,导致国家进入动荡状态,社会只能依靠武力维持安定。“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1]3635}为政者心里想的,就应该如其所说,而如其所说的就应该和自己的行动统一起来,是发自内心的。否则,老百姓就会奋起反抗,“悖而入”并非好事。如果通过巧取豪夺或贪污腐败等手段获取财富,甚或通过与民争利获取财富,最终都会以不正常的途径将这些钱财用在错误的事务上。“货悖而入”不仅掠夺了百姓,毒害了社会,最后终究会害了自己。

为政以德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做顶天立地的人,做有“明明德”的人。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1]5348}孔子回答:“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1]3631}这是由为政者的“庄”引发了老百姓的“敬”,由为政者的“孝慈”引发了老百姓的“忠”,由为政者的“举善而教不能”引发了老百姓的“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老百姓能够敬、忠、劝,要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除旧布新,做新民,这才是政治目标。

《大学》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3631}这里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大人”必须做到“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能够做“大人”的必须“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

矣”,只有近道的人才能够担任“大人”角色,要做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里的“得”是指“得道”,是孔子对为政者提出的正面要求,是为政以德中人事方面的基础。

二、思无邪

孔子对于国家为政者具有较高要求,《论语·为政》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讲的是为政以德的总方针。第二章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5346}讲的是《诗经》,思无邪。第三章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要阐释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其形态以及最后效果。接下来第四章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346}《论语·为政》本来主要讲为政,为什么会在第二章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呢?《论语》的逻辑结构这样安排,肯定有特殊的意味。《论语·为政》中将“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放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毫无疑问,第二章是对第一章“为政以德”中“德”字的诠释。什么是“为政以德”的“德”?即“思无邪”。

中国美学史、艺术理论史、文艺理论史、文学史等都涉及该部分内容,如果从《论语》治理思想的角度理解这一章的话,就会发现其目的不是为了讲《诗经》,更不是讲《诗经》的内容或者艺术形式,而是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讲的是为政者应该达到的精神境界。“无邪”即人之所以为人的纯真而自然的情感。孔子所谓“无邪”并不是一尘不染的意思,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装腔作势,一副道学气。从这个角度来讲,后代的理学、心学根本无法企及孔子的思想境界。孔子更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内容作为要求提出,“成于乐”主张以音乐涵养人的性情,毫无疑问是针对为政者而言的。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无邪就是正,指为

政者的精神状态。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有意无意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不同境遇,大量讲到艺术审美,将个人精神世界的构建诉诸艺术世界,这种理想精神境界的建设与众不同,这就叫思无邪。“立于礼”即视听言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自己管起来,要有自律。“成于乐”就是成就于自己的一种情感世界。“成于乐”指一种艺术情怀,要培养艺术欣赏能力,能够感受到大自然与艺术世界中的美,并以其净化自己,这是孔子对人步入圣洁之境的要求。“成于乐”是孔子对人的呼唤,更是对政治的呼唤,尤其是对为政者的期望。《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5390}“游”是一种对于精神自由的审美,像《庄子》中“游”的深远意境。“艺”有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也包含了人类的艺术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艺术高于生活的塑造。中国古代文人能够且也善于将自己平凡的生活艺术化,当代人的生活状态难以达到古人的艺术境界,值得反省。

《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发出“吾与点也”感慨的这段对话,将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关于国家管理的内容排除了,在其语境中的孔子好像已经不考虑政治管理方面的事务了,而更需要审美与自我净化。换言之,孔子并不推崇具体的、制度化的国家管理,而是推崇这种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净化。自我净化来自为政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塑造,来自全社会对艺术境界的自觉欣赏。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但不是没有可能。通过艺术净化达到社会治理层面的安定、稳定与平安、和谐,当然是非常美好的理想。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顾茅庐,前两次都没见到诸葛亮,但看到的却是山清水秀、松篁交翠、鸟语花香,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唱歌,勾勒出儒家的理想世界。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他在这里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还给周边的老百姓上课。王阳明深刻体悟到孔子的政治理念,从审美的角度入手教化社会。孔子提倡人内在的圣洁是“思无邪”,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把生活的境界确立在“吾

与点也”的审美境界上,永远不可能被替代。因为他借助艺术审美,找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点。

三、举直错诸枉

孔子提倡的治国理念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张力,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也正因为有了后者,前者就有了可能。《论语》中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1]5348}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5348}在国家治理中要将道德品质正直、为人正派且工作能力强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去,让其领导那些道德品质不好、能力又很差的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够心服口服。如果选拔任用能力很差、道德品质败坏的人,老百姓就受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社会上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乱象丛生。孔子希望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都能够得到选拔重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走上正道。如果不是这样,就像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1]5910},“朝不信道,工不信度”^{[1]3635-3636},会导致国家治理机制陷入混乱。

《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有深度的思考:“《尚书·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1]3635-3636}这段文字讲得非常深刻,力透纸背。在选拔为政者的时候,如果不能让优秀的人得到提拔与重用,会直接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命运。《尚书·康诰》言:“惟命不于常。”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天命,如果我们行善就可以得到,如果没有行善就得不到。这里引用《楚书》中的相关内容,还引用舅犯与秦誓的话,阐述如何将善留住。《楚书》中有“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所说,

我们流亡的人也没有什么宝,以仁亲为宝;再下来就用了秦誓的一段话,如果有一个大臣“断断兮无他技”,可是心胸开阔,对所有人都能够包容,对待有超常文才的圣德之人,像自己拥有一样,就可以让老百姓及世代子孙都能够受到保护,使得国家有更好的前途。与此相反,如果国家的重臣看到德才兼备的人产生嫉妒与厌恶,想尽办法去陷害或者故意设置各种障碍,使其才能不能得到施展,国家就会很危险。

儒家经典《大学》中的观点认为,如果不选举优秀的人参与国家治理,势必导致国家走向衰落。“惟命不于常”,天命不一定在你身上,只有选拔优秀的人才,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老百姓才能获得国家保护,否则就危险了。任何时候,为政者的选拔任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学》在这个方面有着深度论述,就人才的选拔阐明了:为什么选?怎么选?由谁来选?当然是贤人选贤人。现在看来,如果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此类为政者选拔与任用的制度是能够施行的。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38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5436}在《论语》中,像这的观点说了很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5449},这里的“和”并不是现在所谓的和谐,而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117},“以他平他谓之和”。所以“和”是一种含容了不同意见的中和平衡,它是中庸的“中”。但是“同”指的专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里有:“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1]5348}“攻”是学习的意思,不能把“攻乎异端”的“攻”说成向异端发起猛烈的进攻,然后“斯害也已”。因为今文的解释,一定是“以经解经”,必须把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与“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统一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依然可以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显示人与人在不同政治观点上能够彼此尊

重、包容的内容,纳入“絜矩之道”中来。《大学》曰:“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1]3635}这就是“絜矩之道”,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礼仪规范,絜就是指尺度,矩就是指画方形的曲尺。所以,这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问题,是一种礼,也是一种礼仪的状态。《大学》中“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即上面的人用了非礼的、不正确的方式来对付你,而你感到很厌恶。既然你厌恶,你就不能够用上面人对付你的办法来对付你的下级。其实絜矩之道只是讲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彼此尊重、换位思考。“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1]3635}在这里,要看到一种难得的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的观念。从现代政治学角度来讲,絜矩之道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准则相媲美。《论语》中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表面上看只是孔子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其实在这里孔子不仅说明了应该怎样做人,而且涉及国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原则。我们不要异想天开,不要固步自封,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天命,都有不可替代性,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只要每个人走正道,都是明明德的结果,而不能将别人不放在眼里。这个世界并不属于哪一个人,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站在对方位置思考问题,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孔子讲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仅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根据,而且也是每个人得以发展的前提,可以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

《大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1]3635}老百姓喜欢的,我们就喜欢,老百姓厌恶的,我们就厌恶,只有这种人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这个论断需要换位思考,一定要在絜矩之道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去做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那谁能好,谁能恶?唯仁者能好之,唯仁者能恶之。没有真正的慈爱之心,没有真正的絜矩之道的人,他是不知道好之,也不知道恶之的。这需要悲悯

之心,这里面的弹性很大,其现代诠释空间也非常大。《周易》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1]30}其实,这也就是将絜矩之道推而广之的结果,它涉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问题,涉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整个世界方方面面都值得换位思考。只有这样,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天人合一,才能够成为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之间彼此包容、彼此相爱的世界。

当然,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合时宜、过时的政治理想,其实它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和思想武器。天人合一理念是人类文明的精华,阐明了天人合一世界的本质,孔子的这种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孔子的治国理念依托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在尊重人的前提下,使人性彻底得到解放。只有这样,国家的治理才是合乎人本质的有效管理。《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346}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段话放在《论语·为政》的第四章呢?它讲的是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更有利于人的发展。因为是尧、舜之民,就是仁义之民。老百姓生活的内容包括自我成长,国家治理的过程是助推每个人不断成长、发展、提升的过程。只有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状态下,老百姓自己才有可能“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孔子谈论自己是怎么学习的。《论语》的编纂者利用了孔子这样一段话,解释一个人如何在理想的社会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5392}。只有在这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状态下才能实现。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否需要在孔子所希望的理想状态下才能实现?当然不是。孔子学习刻苦勤奋,非常人能够企及。《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5459}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不能够离开天的圣洁。正是由于有了天的圣洁,他才能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才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1]5392}。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源于一个人的高度自觉。人的这种高度自觉不仅来自社会环境包括家庭教育,也来自人之所以为人的悲天悯人情怀和宽阔胸襟。

《孟子》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1]5894}“居天下之广居”讲的是仁,“立天下之正位”讲的是礼,“行天下之大道”讲的是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5894}这种人虽然在当前时代已经越来越少,但作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内容来说,它确实指出了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方向。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言,国家怎样才能将人之所以为人这样一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状态教化出来、培养出来?《大学》曰:“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1]3635}社会政治环境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国家藏富于民,民众就会团结一致,就容易培养起美德。相反,上下交争利,道德修养不被重视,把财产获得看成非常重要的事情,本末倒置,容易出现阳奉阴违、巧取豪夺、黑白颠倒等状况。

《论语》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5335}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一生,更是万物皆备于我、至大至刚的一生。用孟子的话来讲,是“善、信、美、大、圣、神”,圆满自足的一生。对于孔子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他的一生是探索人性根本问题的一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奠定了先秦儒学中政治哲学关于对人性讨论的理论基础。《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3062}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系统讲治国理念,但也足以概括孔子的深度思考:一是要有公正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二是必须建立起厚道、诚信的社会关系;三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四是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道德水平较高;五是物质极大丰富,能够做到按需分配;六是社会极其安定,没有犯罪行为,夜不闭户;七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政者更需要提升自身的素养与能力。

总之,孔子的治国理念非常伟大,因为其治国理念的核心是尊重人本身。孔子从来都是把人之所以为人的信仰、价值当作治理国家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子的治国理念认为要尊重百姓及其情感,明确提出要藏富于民。孔子始终都在致力于主张建设诚信社会,没有诚信作为前提,国家治理犹如空中楼阁。孔子治国理

念的核心是“以德治国”,应该为当代治国理政及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有益启迪。在孔子所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这样的理念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仅靠以德治国是不够的,还需要依法治国。

注释

- ①参见郭齐勇:《从小康到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礼记·礼运〉为中心的讨论》,《中华孔学》2020年第2期。②郑玄:“格,来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31页。朱熹:“格,至也。”见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③董平:《主体性的自我澄明:论王阳明“致良知”说》,《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A Brief Analysi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Ouyang Zhenren

Abstract: Confucius' philosophy of “government by virtue” is a reflection of Laozi's idea of “to do nothing without being inactive”, and in many places in the *Analects* he speaks extensively of artistic aesthetics, appealing to the world of a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ne's spiritual world, which is what Confucius calls Si Wu Xie.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in that without the former, the latter would be impossible, and because of the latter, the former would be possible. Confucius advocated that “if you wish to establish yourself, you should establish others; if you wish to attain, you should attain others” and “if you do not wish for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 and hi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what makes people human.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state be governed in an effective way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ure of man. Confuciu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has been rooted in the blood and soul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more than 2,500 years, and remains an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

Key words: government by virtue; Si Wu Xie; recommend people of virtue and lead the people of ordinary virtue and aptitude; harmony but not uniformity; human emancipation

[责任编辑/李 齐]